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⑨

葡萄的精灵(上)

总主编◎祝谦 本卷主编◎丁研人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014033399

I247.7
1592
V1

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⑨

葡萄的精灵(上)

总主编◎祝谦 本卷主编◎丁子人



北航

C1721854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I247.7
1592
V1

000000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葡萄的精灵: 60 年短篇小说选: 新疆卷: 全 2 册 /
丁子人主编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
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1
(华夏 60 年文学精品丛书)
ISBN 978-7-5469-4452-4

I. ①葡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
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8205 号

责任编辑: 侯淑婷

书籍设计: 党 红

排版制作: 李瑞芳



华夏 60 年文学精品丛书

葡萄的精灵(上册)

总 主 编 祝 谦

本卷主编 丁子人
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830026)

总 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50

字 数 80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4452-4

定 价 198.00 元(上下册)

目 录

阿合买提与帕格牙	王玉胡(001)
萎拉姑娘	季麦林(014)
起 点	郝斯力汗(024)
阿瓦汗的婚姻	阿不都力米提·麦斯武德(038)
吾拉孜爷爷	柯尤慕·图尔迪(050)
援朝·阿克列姆	刘克勤(055)
牧场雪莲花	权宽浮(066)
苇湖老人	朱 定(073)
三不吹	慕水源(079)
第一次领工资	阿米提·沙吾提(089)
悲欢离合	阿·米吉特夫(092)
草原彩霞	吐·阿依汗(103)
雪山吐红日	乌·努孜别科夫(115)
重 逢	依·塔依尔(120)
最初的一课	胡仲仟(124)
司机的妻子	吴连增(132)
奥依古丽	欧 琳(140)
热衣木坎儿匠	王玉胡(156)
洪 流	依敏江·艾克熟木(162)
生 日	石 震(170)
尼莎汗和她的儿子们	杨伯达(178)
斯拉木的同年	郝斯力汗(189)
神枪手和“万里云”	李宝生(197)
姑娘名叫“友谊”	刊 载(209)
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	艾克拜尔·米吉提(215)
翻译苏里坦	肖 陈(226)

防 疫 姜付炬(235)

将军的故事 安 静(240)

买买提处长轶事 王 蒙(260)

天山深处的“大兵” 李斌奎(269)

美国专家“为什么” 朱 定(284)

朋 友 白 练(298)

哦,15岁的哈丽黛哟..... 艾克拜尔·米吉提(306)

花院的人们 柯尤慕·图尔迪(320)

猎人们 卡依洛拉·巴扬拜依(333)

糖为什么这样甜 尚久骞 吴云龙(343)

喀什噶尔的美女 吐尔地·沙木沙克(360)

月照菊花滩 吴连增(371)

崖顶之夜 吐尔干拜·克勒什别克(382)

野裁缝 肖 廉(388)

茉莉古丽 莫尼·塔比勒迪(401)

阿合买提与帕格牙

王玉胡

1950年春天,新疆奇台县人民法院在清理解放前的案件中,发现了一个名叫帕格牙的哈萨克族女囚犯。档案和审讯的记录中,都说她是个罪行累累的女强盗。经过反复调查和审讯,证明这完全是一桩冤案。她不但不是什么女强盗,而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哈萨克族妇女。不过和一般哈萨克族妇女相比,她却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。

她被放出监狱获得自由了。人们在她受尽折磨的脸上,第一次看到笑容。当政府工作人员发给她路费和安家费的时候,她凝视着工作人员,眼眶里充溢着晶莹、感激的眼泪,流露着惊奇而又喜悦的神色,因为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

当她在监狱里从事苦役的时候,人们都把她看成四十多岁的老婆子。可是,当她获得自由,洗掉脸上的污垢,穿上一件干净的花裙子时,人们才惊奇地发现,原来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哈萨克族姑娘,今年才25岁。如果你仔细观察,也会在她那稍微向下弯曲的唇角和深沉的眼睛里,发现她由于受尽折磨而在精神上的衰老;可是当她一扫往昔的愁容,特别是当她笑的时候,仍然充满着哈萨克族年轻姑娘们的那种特有的单纯和稚气。

帕格牙被安置到奇台附近的一个哈萨克族部落里。多少哈萨克族人为她祝福庆贺,还想给她找个好丈夫。她感激着人们的盛情,但提到为她找丈夫这件事,她却断然拒绝了,并因此引起她深深的哀痛。

“不是说你没有丈夫吗?”众人问着。

帕格牙迟迟不肯回答,最后竟呜咽地哭起来了。

众人奇怪地望着她,安慰着她,问她为什么哭。

帕格牙始终没有把心里话告诉众人,只是自个儿沉痛地想:

“人们都说把他枪毙了,这是真的吗?不,他不会死!凭他的勇敢、聪明,他会活

着……”

她自己安慰着自己。然而，一转念，却又怀疑起来：“也许他早已不在人世了，用脚镣手铐锁在监狱里，只要用一颗小小的子弹，就会很轻易把他打死！”想到这里，她立刻感到恐惧、绝望，但最后又总是不肯相信会有这样的结局。

“不，他不会死的，只要我亲眼看不到他的尸骨，他就一定活着，我一定要等着他回来！”她仍在痴痴呆呆地想着，还是一句话也不肯说。

“这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众人只好用怜悯的眼光望着她，揣测着她的难言之隐。

这时，在远远的草原边沿，突然飞起了一股尘土，在尘土的前面，有一个黑点，箭也似的向这边射来，立刻吸引了众人的视线。

“嗨！好一匹快马！都飞起来了！好骑手！”众人纷纷夸奖着。帕格牙也不由随着众人的目光，向远处瞥了一眼，但又很快低下头来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马，竖着尾巴，四蹄腾空，像离开地面似的飞奔着。

马，更近了，骑马的人已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嗨！多好的骑手！简直是一只鹰！”众人继续夸奖着。

帕格牙又不由抬起头来，瞥一眼越来越近的骑手。的确，他的骑术确实不同一般，他右手扬鞭，左手抖擞着缰索，为了加快马的速度，还时而用靴子撞击着马腹。他头上的盔形皮帽是那样鲜红，帽顶上的羽毛随风颤抖，还有那黑红的脸膛，炯炯的目光，仿佛处处都分外引人注目。

“这是谁呢？”众人议论着，帕格牙也在默默地想着。

骑手很快飞驰到众人跟前，随即翻身下马。众人围了上来，只有帕格牙坐在原来的地方没动。

“你们部落有一个刚来的帕格牙吗？”骑手不等众人说话，便急促地问着。

众人的目光不由集中到帕格牙身上。她有些惊奇地站起身来，迟步走向这位陌生的骑手。骑手也用陌生的目光望着她迎上前去，不过他走得要比帕格牙快些。

骑手和帕格牙在相距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，双方相互凝视，好像都在互相寻觅着什么。最后，骑手把目光停在帕格牙右眉梢那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小黑痣上，帕格牙却把目光停在骑手右手的马蹄伤痕上。

“啊！阿合买提！”帕格牙突然叫了一声，扑到这位骑手的怀里，失声地哭起来了。

“不要哭！帕格牙！”骑手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顺势爱抚着帕格牙的发辫。

众人惊奇地看着他们，闪烁着询问和猜测的目光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……

七年前，在阿尔泰青格拉河的卡列阿卡西草原上，居住着一千多户莫勒合部落

的哈萨克族人。阿合买提和帕格牙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对青年男女，阿合买提是一个贫苦牧工的儿子，帕格牙是一个中等牧户的女儿。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，在一起放羊、唱歌、玩耍，随大人们逐水草而居，几乎一天也不曾离开过，从小就很要好。这年，他们都已经18岁了，那从童年时代起就逐渐建立起来的感情，发展成真正的爱情了。他们开始偷偷地谈着未来，希望成为夫妇，向往着美满的生活。

当时，他们想的、谈的，确实是美满的。虽然阿合买提还是一匹马也没有的牧工，可是他非常能干，不但是一个很好的牧工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猎手。阿合买提想：“只要自己勤劳，把工钱积蓄起来，买一些牛羊好好放牧，牛羊就会慢慢多起来；闲暇时到深山打猎，也可以增加收入；如果再娶上帕格牙这样能干的姑娘，就更会把日子过好，成为一个美满的家庭。”他的这些想法，不止一次地告诉过帕格牙，帕格牙也完全相信他的话。

可是，当他们谈着和想着这美好的未来时，也常常引起一些不安。特别是当他们想到和谈到哈萨克族婚姻习俗时，总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魔爪，把他们拉开，放到相隔一道深沟的两堵悬崖上——看得见，而攀缘不得。尤其是阿合买提还是一匹马也没有的牧工，帕格牙的家庭却是一个中等牧户，她父亲又是一个守旧爱财的老头子，这一切好像都在阻挡着他们美满的结合。

阿合买提常常充满忧虑地向帕格牙说：

“我是一匹马也没有的穷人，你的父亲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你放心，谁也不能把我像牲口一样卖给别人，我一定跟你一辈子。”帕格牙总是这样倔犟地回答。

以后阿合买提就不再提这些话了，他想的是如何达到自己的愿望。他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告诉了父亲。他父亲虽然感到这是不可能的事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还是想尽力帮助心爱的儿子。

“只要她父亲答应，几匹马，十几只羊，我还能替你借得来，也可以找媒人去说。”父亲明知不行，因为爱自己的儿子，不得不这样安慰他。

这一天，阿合买提特别高兴，他迈着轻快的步子，向他和帕格牙约定的地方走去，想把父亲的话告诉她。他翻过小山坡，帕格牙已经在那块大石头上等他。可是，当他走到帕格牙跟前，那兴高采烈的神色很快消失了，只见帕格牙满脸泪痕，眼睛都哭得红肿了。她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默默地咬着嘴唇，喉咙好像被眼泪噎住了。阿合买提惊奇地问她为什么时，她不禁投到阿合买提怀里，失声地大哭起来。当帕格牙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阿合买提，阿合买提意外得目瞪口呆，眼里闪着怒火，紧紧地握起拳头……

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昨天帕格牙家里来了一位客人，这位客人是青河县有名的

大“巴依”^①。他带了媒人来为他的儿子求婚，想讨漂亮的帕格牙做他的儿媳妇。巴依和帕格牙的父亲谈了好一阵子客套话，便开始讲起姑娘的身价。这时，恭敬的谈笑没有了，双方就像是市场上的商人似的，为姑娘的身价争吵得面红耳赤。最后以60匹马的价值，总算把亲事说定了。帕格牙为这件事哭着，闹着，但除了引起父亲的责骂，没有一点结果。帕格牙的母亲很同情自己的女儿，而且对富有的巴依为什么要和他们这样的牧户讲亲事，也感到奇怪，心想：“谁知道他的儿子是瞎子还是拐子呢？要不为什么偏偏找我这样的人家结亲呢？”为了这个，她便在丈夫面前替女儿说话，谁知，竟遭到丈夫的责骂和毒打。

阿合买提和帕格牙美好的愿望被破坏了，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，他们的爱情反而更深挚，更强烈了。

时间很快地过去了，帕格牙和巴依儿子的亲事，已经举行了两次婚姻仪式。

按照哈萨克族的婚姻习俗，一个姑娘自订婚起到正式结婚，要举行五次婚姻仪式。第一次，在女家举行，即订婚礼，主要是讲好姑娘的身价；第二次，在男家举行，主要商定除姑娘的身价以外，男方还需要赠送一些什么零碎的礼物给女方；第三次，女婿登门，并带来一部分姑娘身价的礼物；第四次，仍在女家进行，大体与上次相同；第五次，才是姑娘到男家举行最后的婚礼，新郎新娘正式同居。

哈萨克族的婚姻仪式为什么这样繁琐，我们不知道，许多哈萨克族人也不清楚，祖先这样传下来，他们就这样照办。当然也有例外的，那主要是一些穷苦的哈萨克族人，他们甚至用各自的一个男儿和一个姑娘，以“换婚”的形式，同时配成两对夫妇。这样，一切礼物，一切仪式，自然也就减免了。但那些富贵的哈萨克族人，是要按规矩办事的，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是一种耻辱，甚至是犯罪的行为。究竟为什么是耻辱和犯罪？他们也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他们关心的，则是借着这一次又一次的婚姻仪式，炫耀自己的财富，显赫自己的名声，并借此便于分期偿付姑娘的身价，以及男女双方一次又一次地榨取着各种名目的礼物。

青河县有名的大巴依当然要按这些规矩办事。他为儿子举行了两次婚礼，接着又举行第三次了。

这一天，莫勒合部落非常热闹。白天举行了赛马、叼羊、摔跤、“姑娘追”^②等游艺节目；晚上男女青年们举行了对唱晚会。唯独有两个人不高兴，一个是阿合买提，一个是帕格牙。阿合买提在赛马时打了个照面就不见了，帕格牙却一直躲在小毡房里哭着。夜深了，帕格牙被拖到新郎的毡房，可是她立刻又哭喊着冲出毡房。第二天，新

① 巴依：富豪之意。

② 姑娘追：是一种男女赛马的游戏。

郎便十分没趣地回家去了。

阿合买提和帕格牙的爱情不但没有被扑灭,反而越来越深,越来越公开了。事情传遍了部落,也传到了男家。为这事,帕格牙多次遭到父亲的责骂和毒打。阿合买提受到多次的警告,有钱有势的男家,还扬言要逮捕惩办阿合买提。可是,这一切都没有压倒他们,只是他们的见面更困难,更秘密了。

举行最后婚礼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帕格牙没有挣脱这一关,她被强拖到马上,像一只绵羊似的被驮到男家去了。

在一顶华贵的大毡房里,举行着盛大的婚礼。帕格牙蒙了面纱,痴呆呆的像木偶似的听人摆布着。举行了“揭面纱”的仪式,又端来“经水”^①。这神圣的掺了糖的经水,在帕格牙眼里简直就是一碗毒药,她不但一口没喝,而且把水碗摔碎了。毡房立刻骚动起来,客人们不欢而散。

夜深了,新郎走进洞房。帕格牙满脸泪痕,已失去了原来的美貌,但在新郎的眼里,仍是一个姿色出众的美人。新郎的神魂有点儿飘飘然了,猛地向帕格牙扑去,但回答他的却是狠狠的一个耳光。新郎发怒了,抽出毡房花杆上的马鞭,向帕格牙抽去。帕格牙敏捷地闪过,顺势夺过马鞭,与新郎扭打起来。新郎奋力把马鞭夺了回去,帕格牙却搬起一只箱子朝他砸去,一下击中他那肥胖的脑袋,他惨叫一声倒下了,流着鲜血。可是,他很快又挣扎着爬了起来,猛兽般地向帕格牙扑去。扭打声、惨叫声,霎时传到毡房外面,一群打手闯了进来,七手八脚地捆了帕格牙,把她关到一个黑黑的小毡房里。

帕格牙被关起以后,经常遭到毒打和辱骂,但她并不屈服,她只有一个想法:逃出去,找阿合买提去!而事实上是很困难的,别说她已经是一个闯祸的女人,经常有几个带枪的人看守,就是她不闯祸,是一个一般的女人,按照哈萨克族的风俗和规矩,只要出嫁给人,就很难逃脱了。因为哈萨克族女人是用牲畜买来的,再坏的一匹马,主人都不会平白送人,何况是用了很多牲畜买来的女人呢?所以,女人卖到男家以后,不光要当老婆、为男人生孩子,而且要从事比男人更繁重的劳役。从家庭琐事到放牧牲畜,她们都比男人负担重得多。假如丈夫死了,她们同样没有选择自己配偶或改嫁的自由,要嫁给丈夫的哥哥或弟弟,如果她丈夫没有哥哥弟弟,就嫁给丈夫亲戚中的一个。这是风俗!这是规矩!一个驯服的女人,离开男家是这样的不容易,那么,像帕格牙这样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女人,能够轻易逃脱和阿合买提团聚吗?

阿合买提得知帕格牙遭受磨难的消息以后,他是多么伤心啊!他咽不下饭,睡不着觉,一颗心就像抛在滚水锅里,没有几天就憔悴得不像个人样儿了。父亲看着心爱

^① 经水:念过经的水,新郎新妇各喝一半。

的儿子，为他担心，宽慰他说：

“算了吧，孩子！我早就说过了，这是不行的！”

“帕格牙是我的！他们抢去了，我一定要夺回来！”阿合买提愤怒地说着。

“人家是有钱有势的人，你可不能闯祸啊！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……”父亲说着，呜咽地哭了起来。

权势的威胁，父亲的哀求，帕格牙父亲的抱怨和责骂，还有哈萨克族老人们中间对他们“不规矩”的行为的耻笑……这一切，都没有阻挡住阿合买提。“救出帕格牙，逃出部落，找自己生活的地方去！”这已经是他坚定不移的誓愿了。

一次，阿合买提借了一匹马，带了他的猎枪，偷偷地向帕格牙受难的草原奔去了。他在草原的边沿徘徊着，想乘机打听些消息，不料他竟被认作偷马的贼娃子了，不一会儿就有几十匹马向他追来。他见势不好，拨马逃奔，脑后霎时响起枪声。如果不是他的骑术好，他这次肯定是要送命或被擒的。

阿合买提回到自己的毡房，仍没有放弃搭救帕格牙的心愿。不过经过这次挫折，他学得聪明了些，他和一个知心朋友秘密商量着更巧妙的办法。他的朋友也是个勇敢的青年，很同情阿合买提，为了帮助阿合买提打探帕格牙的消息，他化装成一个货郎子，潜伏到帕格牙受难的草原去了。

这位朋友一直在草原上游逛了好几天。他没有像一般货郎子那样到处乱跑，而是围绕着巴依的毡房转来转去。他很快知道了关押帕格牙的小毡房，并在一天夜里，趁着看守人的疏忽，偷偷地从天窗上爬进了帕格牙的小毡房……

自阿合买提的朋友到过帕格牙的小毡房以后，帕格牙变了：她不再那么倔强和任性，开始“忏悔”着自己的“过错”。她突然地屈服，虽然使人们有些意外，但对她的看守却放松了，她已经能够自由地走动。不久，阿合买提的朋友又来过一次，和帕格牙偷偷地说了些什么，又匆匆地离开了。

一个漆黑的深夜，人们都入睡了，帕格牙却没有睡。她轻轻溜出毡房，向马群走去。她很快找到有缰绳的四匹马，没有来得及备鞍，便跳上一匹，拉了三匹向西北方向跑去。跑了大概有七八里路，她终于看到了那事先约好的信号——一堆乍明乍暗的篝火。她急忙加快速度，向篝火奔去。当她还没有到达篝火跟前，阿合买提便迎上前来，急忙扶她下马，两人紧紧拥抱着大哭了一场。不一会儿，只见无数的火把闪闪而来，接着便听到嘈杂的人声和马蹄声。他们急忙扑灭了篝火，随即纵身上马，向茫茫的黑夜深处飞奔而去。

他们操着马一刻也不停地向前飞驰。可是追赶的火光、人声、马蹄声，却始终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，跑得越快，就越不能摆脱这魔鬼般的火光和声音。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因为他们跑得越快，就越能使追赶的人听出声音。这对聪明的阿合买提来说本来

是很清楚的。过去，他不但在夜晚捉盗贼时，有这种伏地倾听动静的经验，就是晚上打猎，有时也是靠耳朵放枪的，现在他不知为什么把这些都忘记了。

闪闪的火光，已经照射出他们的身影。枪声响了，密集的枪弹呼啸着向他们飞来。

“把身子伏低一点！”阿合买提向帕格牙轻轻地喊着。

火光更近了，枪声越紧了，呐喊声也听得清清楚楚。突然，帕格牙感到一个沉重的东西拉住了她，原来牵在后面的一匹马负伤倒下了，接着她骑的那匹马也中弹倒下。阿合买提跳下马来，来不及问帕格牙是否受伤，只是把帕格牙抱在他牵着的那匹马上，继续向前奔驰。可是他们没跑几步，帕格牙的马又倒下了。这时，追赶的人已经很近了，人声嘈杂地喊着。

“跑不了啦！小心！不要打死他们！捉活的！”

阿合买提举起猎枪向追赶的人射击。从火把的光亮中，看到好几个人摔下马来，追赶的人霎时乱成一团。阿合买提趁此急忙让帕格牙骑在自己的鞍后，两人乘骑着这唯一的一匹最宝贵的马，又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。

他们终于脱险了，天亮的时候，已走到层层叠叠的万山丛中。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也不知东西南北，直到太阳出山，他们才大体辨别出方向。到哪里去呢？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就是，离家乡越远越好！于是便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去了。

他们忍着饥饿和口渴，跋涉在万山丛中。那匹唯一的马显得分外疲惫，一个劲口吐白沫，拖着沉重的蹄腿，时刻有倒毙的危险。他们寻找着水草，让它吃饱喝足，他们清楚地知道，如果有人追来，这匹马对他们是何等宝贵！

走了一天一夜，才走出这层叠的万山丛中。又走了一天，才隐约看到几顶毡房和一些牛羊。他们不敢向毡房走去，谨慎地奔向远离毡房的一个牧童。从牧童的嘴里，知道这几户人家已不属青河管辖，他们也是为了避免巴依的逼迫，在这里居住一年多了。这时他俩才放下心来，向毡房奔去。人们惊奇地望着这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，问着他们的来历。他们当然不敢直言相告，只说他们是刚结婚的夫妇，因为到深山放牧，被贼娃子抢光了，才逃到这里来的。他们马上得到人们的同情。阿合买提给一家中等牧户当了帮工，帕格牙替人家挤奶、烧茶，就这样度过了半年时光。

他们逃到这里的消息，不知怎样又传到青河县。巴依报告了乌斯满（当时阿山的专员）。一天晚上，阿合买提和帕格牙被突然地抓走了。

他们被押解到乌斯满处。乌斯满严加审讯，骂他们是哈萨克族的叛徒，违背了真主的圣意，破坏了祖先的规矩，立刻把他们关押起来，准备押赴青河，斩首示众！就在准备押赴青河的前一天晚上，阿合买提和帕格牙越狱逃了出来。阿合买提已经有了经验，先把帕格牙隐蔽在一个山沟里，自己又跑了出去。回来时，他拉了四匹马，背了

两支枪,还有几个很重的包裹和一些食物。

“这是哪里来的?”帕格牙不安地问。

“偷来的,抢来的!”阿合买提答道。

“啊!你?……”帕格牙惊奇地望着阿合买提。

“从专员公署偷来的,就是那个监禁我们、准备枪毙我们的专员公署!”

帕格牙放心了,她又一次看到阿合买提的勇敢,她觉得有这样的人在身边,就是天塌下来也不会害怕的。

他们向更遥远的地方跋涉了,决心走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,去过离群索居的生活。他们越过千山万水,踏过茫茫的戈壁沙漠,向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一座高山奔去。

这座山叫北塔山。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,这里漫无人烟,松林密布,除了少数猎户,一般人很少来到这里。他们日夜兼程,不辞劳苦,终于来到这座高山。

到北塔山以后,他们过着令人难以相信的生活。他们吃的是野葱、野蒜、野生瓜果和黄羊、野兔的肉和血。开始,吃生肉很不习惯,可是饿得没办法,也只好硬着头皮吃,以后也慢慢习惯了。他们住的是山洞和草滩。盛夏来临,野兽活动得很厉害,他们索性在高大的松树上架起窝巢,就像原始人一样在窝巢里过夜。他们的子弹渐渐少了,为了节省子弹,阿合买提尽量用绳索或陷阱捕获猎物。有一次,雷雨几乎给他们致命的袭击,但也给他们带来喜悦,闪电烧着了松林,他们看到了火。火啊!这生命的象征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宝贵啊!可是这火又很快被暴雨淋熄了!雨停后,他们仍抱了一线希望跑到着火的地方,发现一点微弱的火星仍在一块朽木上燃烧。他们如获珍宝似的拿起朽木,用嘴吹着,谁知越吹越小,眼看就要熄灭了。这时,阿合买提突然想起童年时的一种游戏,把子弹的火药倒出来,装在小枪筒里,用火星一点,便砰的一声冒起火光。于是,他急忙毁掉一颗子弹,把火药倒出来,让帕格牙拾些较干的杂草包住朽木,然后把火药倒在火星处,果然砰的一声,火着起来了,他们高兴极了,急忙架起一堆篝火。从此可以吃到烧熟的肉食,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生机。

时间很快地过去了。北塔山的秋天和冬天,几乎是同时降临的。他们开始感到严冬的威胁。特别是在一次大风雪中,那日夜陪伴他们的篝火被扑灭了,使他们更感到生活的艰难。他们找好一个山洞,积累着过冬的食物。大雪封山以前,过冬的食物准备得差不多了,又用树枝在洞口上绑扎门窗,用兽皮缝制冬衣。现在唯一缺乏的,就是火,没有火,不但吃不到熟的东西,也很难抵挡住严寒的袭击。办法终于想出来了,这是阿合买提从帕格牙用破旧的棉花捻线时联想到的。当他帮着帕格牙搓捻棉条时,手里总觉得有一种热力,不由从这种热力联想到火。他异想天开地撕下一块旧棉花,把它紧紧地卷在一起,这次不是用手,而是用一片木板,在一块平滑的大石头上

猛力搓捻着。搓捻了好一阵子，撕开棉卷一看，除了散发出一股热气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他并不失望，又第二次搓捻着。这次，当他撕开棉卷，竟然冒出一缕青烟，更加增强了他的信心。他又第三次搓捻着，当棉卷又冒出青烟的时候，他小心翼翼地吹着，借助火药的威力，重新获得了被人们称为冬天的花朵的篝火！他们的生活又有了新的起色。在暖和的山洞里，不但可以烧肉吃，而且也能煮肉吃。不过煮的方法有点古怪，因为没有锅，只好找来一块凹形的石头，先把肉和水放到石凹里，然后用许多烧红的石子投到里面，石子凉了，拣出来再放新的。就这样，用一天的时间，煮一“锅”肉，可以吃两天。

严冬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而又单调。每过一天，他们便在山洞的石墙上刻下一道条纹，眼巴巴地望着这时间的标志，盼望着春天的到来。当他们看到冰雪融化的时候，是多么高兴啊！尤其是就在这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，帕格牙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女孩，使他们更是欣喜若狂。他们给孩子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——“玛哈拜特”^①。的确，这是他们爱情的果实！勇敢的爱情的果实！

春天来了，他们的生活又充满新的活力，特别是有了小玛哈拜特，更增加了他们生活中的乐趣。可是，有一天的早晨，却突然听到了枪声和炮声。他们登上一座高峰，向枪炮声的方向望去，只见炮火的硝烟中，奔驰着成群结队的战马。

“打仗哩！谁跟谁呢？”他们感到惊奇。

是的，战火烧到北塔山来了。这就是1947年的“北塔山事件”。但当时，阿合买提和帕格牙并不清楚，他们想到的只是他们安静的生活被破坏了。他们有些依恋地望着山洞和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，正准备逃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不远的山坡上，有几个骑马的哈萨克族人正迎面奔来。他们一看穿戴，就知道是阿山来的乌斯满的队伍，真是冤家路窄。他们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只抱了不满三个月的孩子，骑上那匹唯一的马，匆匆地向山后逃奔。可是，没逃多远，便被那几个哈萨克族人发现了，并向他们开枪射击。随着枪声，来了更多的哈萨克族人，一面向他们开枪射击，一面飞驰着追上前来。

阿合买提骑在鞍后，紧紧地抱着帕格牙，帕格牙紧紧地抱着玛哈拜特，尽力加快马的速度。突然，在两侧的山顶也响起枪声，霎时，子弹横飞，雨点般向他们射来。帕格牙突然惊叫了一声，阿合买提以为她受伤了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孩子被打死了！帕格牙大声哭起来，阿合买提当然也很悲痛，但这时已经顾不了这些，他极力保持自己的镇静，继续加快马的速度。

总算逃出来了。当他们逃出北塔山到达无边的沙漠时，帕格牙仍紧紧地抱着孩

^① 玛哈拜特：哈萨克语，是爱情的意思。

子的尸体。阿合买提首先跳下马来，帕格牙一直抱着孩子哭泣。阿合买提忍痛从帕格牙怀里夺过孩子的尸体，帕格牙竟像疯了似的又夺了回去。

“我们不能带着她！就连你染红的衣服也得扔掉啊！”阿合买提焦急地劝说着。

他们在茫茫的沙地上终于埋葬了孩子，并堆起一个小小的沙堆。他们的心也像被埋葬了一样，一直坐在那小小的沙堆旁边不肯离去。马，也一声不响，静静地站在他们身旁，好像也在为主人伤心。

他们在小小的沙堆旁边停留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又听到远处的枪声，才不得不忍痛离开了。但他们每走几步，仍然不时回头凝视着那小小的沙堆。

黄昏时分，前面出现起伏的沙丘，沙丘间隐约露出几顶毡房和闪烁的灯火。他们正想绕开这个有人的地方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他们刚刚扭转身，几个剽悍的哈萨克族人已经到了跟前。他们正想拨马跑开，只听砰的一枪，马被打倒了，他们猛然摔倒在地上，立刻被捆绑起来，带到一顶毡房里。

在这里居住的原来是木垒河的哈萨克族人。自乌斯满的队伍到这北塔山以后，这一带贼娃子突然多起来了，他们的牛羊时常成群的被偷走、抢走。这几天因为损失的牛羊太多，他们便集合起强壮的小伙子捉贼了。他们发现阿合买提和帕格牙是从北塔山方向来的，形迹非常可疑，便把他们看成强盗，设了这个埋伏。

阿合买提本想说明他们不是强盗，但仔细一想，又觉得索性承认是强盗或许会对他们还要好一些，至少可以掩过他们真实的身份。他们很快被押送到木垒河县政府，后来又被转送到奇台法院。从此他们被分别押在奇台监狱里。

真正的监狱生活对阿合买提来说，这还是第一次。虽然在阿山也曾进过乌斯满的监狱，可是没有几天便逃出来了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黑的房子，那留有小孔的铁门，那囚禁要犯的木笼，都使他感到惊奇。由于他隐瞒了真实的身份，并没有被看做要犯，但同样给他带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，每到夜晚还要外加一件名为“铁裤套”^①的刑具。这些，对他这个在草原上生活惯了的人来说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束缚和痛苦。他还由此经常联想到帕格牙，她现在究竟关在哪儿？假如也给她戴上这些刑具，她怎么受得了呢？

阿合买提经几次审讯以后，被判了刑，开始在监内从事繁重的劳役。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打听到帕格牙的消息，以便寻找机会，共同逃出这个罪恶的地方。他的这个希望未能达到，帕格牙如同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也打听不到。于是，他便借着到外面服役的机会，先逃跑了。

^① 铁裤套：是反动统治时期，新疆特有的刑具。用铁做成，套在膝部，铁窝穿一铁棍做成的栓，然后上锁，使人坐卧不得。

阿合买提逃出监狱，一直向东北方向逃奔。路上遇到一位善良的哈萨克族人，送给他一匹马和一些食物，他很快逃出了险境。他一直逃到中蒙边界，因无法存身，又逃回镇西^①。镇西的国民党政府把他当成蒙古的间谍逮捕起来，不久又押解到哈密。从此，他又过着监狱生活。一直到新疆解放，在人民政府清理旧案时，才宣布无罪释放。

他出狱以后，正值乌斯满在巴里坤草原叛乱。为了感激共产党带给他的自由，也为了向乌斯满讨还血债，他自动报名为剿匪部队充当向导，一直和解放军指战员们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。当他随同剿匪部队到达奇台附近，便向部队首长请了个假，跑到奇台打听帕格牙的下落。当奇台人民政府把安置帕格牙的情况告诉了他，他是多么高兴啊！他立刻扬鞭催马，向帕格牙居住的部落飞驰而去。

当部落的人们弄清了阿合买提和帕格牙的极不平凡的经历，都纷纷宰羊送礼，为他们的团聚表示祝贺。人们还劝阿合买提多住几天，但阿合买提没有答应，因为他只请了一天假，当晚又回到剿匪部队去了。

剿匪任务胜利结束了。阿合买提回到奇台又找到帕格牙居住的部落。当天，又发生了使阿合买提和帕格牙意想不到的事，他们的莫勒合部落也搬到这个牧区来了。帕格牙找到了自己的父母，她的小弟弟也长大了。阿合买提却没见到他的父亲。原来莫勒合部落在乌斯满的欺骗威胁下，也卷进了叛乱的漩涡。部落的人民在流离失所，牛羊殆尽，不少人冻饿而死了。阿合买提年迈的父亲，就是在这样动荡饥寒的绝境中离开了人世。阿合买提得知这不幸的消息，真有说不出的悲痛！可是当他想到和他父亲一样命运的人不只是他们一家，他止住了眼泪，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。

这时，恰好有一个牧区工作队来到了这个部落。当工作队的同志们知道了阿合买提和帕格牙的遭遇，也都深受感动，并想借此宣传一下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刚刚颁布的《婚姻法》，建议为阿合买提和帕格牙重新举行一次盛大的婚礼。工作队的建议，立刻得到牧民们的拥护，还推选了好几个头面人物，为这个婚礼进行着忙碌的准备工作。

当工作队的同志向阿合买提和帕格牙讲解新旧社会的对比和《婚姻法》的条文时，他们感动得哭了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你们说的这些话儿，真是句句千斤，都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。如果共产党早来几年，我们也不会受这么多磨难了。”

《婚姻法》的宣传，对阿合买提与帕格牙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表扬，就像从未有过的佳话在部落里争相传诵，冲击和改变着人们对那陈规陋俗的观念。

帕格牙的父亲，这个非常守旧的老头子，在眼前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里，也居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从前，他一直把那些陈规陋俗看成是天经地义，看成是神圣不可

^① 镇西县：现已改名巴里坤县。

侵犯的东西。因此，他对女儿的行为，一直感到是莫大的耻辱，曾不止一次地向真主祈祷，求真主恕罪。但今天，当他听了很多从来没听过的道理，特别是当他回想着女儿遭受的种种磨难，他感到自己错了，感到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，并没有真正给他带来什么好处。他还联想到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情，他也曾有过自己心爱的姑娘，也有过像阿合买提和帕格牙一样的痛苦，不过他没有像他们这样勇敢，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苦难，而是向那些也曾认为不合理的习俗屈服了。想到这些，他似乎才真正理解了女儿和阿合买提的作为，真正感到他们的可爱，感到他们做了在他年轻时候想做而没有敢做的事情。于是，他不再为女儿而感到耻辱，而是感到荣耀。他把女儿叫到跟前，带着忏悔的神情说：“孩子，我对不起你！原谅你这糊涂的爹吧！”

这时，帕格牙的母亲走上前来，气冲冲地说：“这不是你的女儿！你那个女儿早就叫你像牲口一样卖掉了！”老太婆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自己的丈夫，她显然是有意把自己的丈夫惩罚一下。老头子没有吭声，只是忏悔地低着头。女儿劝着母亲，安慰着父亲，这虽然是一场争吵，可是她仿佛就在这争吵中第一次感到了家庭的温暖。

工作队和部落的人们，为阿合买提和帕格牙的婚礼整整忙碌了好几天。盛大而热烈的婚礼终于开始了。结婚仪式，除了毡房顶上悬挂五星红旗，毡墙上贴了毛主席画像，群众大会代替了宴席以外，其他如赛马、叼羊、摔跤、姑娘追、对唱、跳舞等等，仍然按照原来的风习进行。使人感到最大不同的，是人们真正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喜悦。人们好像不是专为这两个青年人来办喜事，而是热烈庆祝着新疆的解放，庆祝着一种共同的幸福在所有的哈萨克族人的头上降临了！特别是人们仰望着那随风飘扬的国旗，瞻仰着毛主席的画像，就越发加深了这种感觉。还是听听阿合买提发自肺腑的歌声吧！婚礼完毕，在对唱晚会上，他是那样淋漓尽致地用歌声倾吐着自己同时也是大家共同的心情：

我的脸上已刻下深深的褶皱，
我的两腮也堆满粗硬的胡须，
可是，如果你问我多大岁数，
我的回答是：一岁。
我虽然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，
二十五年的生活却是人间地狱，
新疆的解放才给我带来新生，
我的岁数应该从解放这一天算起。
哈萨克族男女之间有过许多规矩，
人们都说这是金子铸成的法律，